

《羔羊揭開前三印之災》

———啟六 1-6 節

引言：

我們之前已經強調了，1-3 章是拔摩異像，4-16 章是第二個異像裏面有五個主題異像，我們已經查考了 4-5 章關於第二個異像中的第一個主題一下那個內容。接下來我們來超考第二個異像裏面的第二個異像的子主題七印之災，作者就帶領我們來到了第六章的內容。而七印（6:1-8:5）、七號（8:6-11:19）和七碗（15:5-16-21），此三段如果按著時間的順序來看的話，我們就會迷失在歷史之中，因為他們之間有重疊的部分，因此我強調這一點，以免在沉長講論的過程中迷失方向。但是這裏面確實在異像中看到三個系列之災有它的先後順序，如 1234567。之所以學界有不同的聲音，從根本原因來看就是在三個系列之災的問題上相去甚遠帶來的分歧。但這裏面會讓我們發現七印與七號是平行的現象，七號與七碗在內容上的平行又是以在埃及地審判為背景的，我們學習的目的不但要見林而且還要看到樹的過程，這樣我們對於本書內容的瞭解就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1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

2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一、第一印：白馬騎士異像 V1-2

內容——

七印之災是啟示錄 4-16 章三個系列七災中的第一個，而這七災又是由羔羊揭開第一印開始的。在前兩章 4-5 章，突出的是復活羔羊接受書卷的重要性。但對於書卷的內容隻字未提。讓我們在天庭的場景中聽到了四活物阿門的聲音，以

及眾長老敬拜的動作（5:14），以約翰作者的好奇進入到了敬拜的高峰。重口的止息，眾目凝視，期待羔羊揭開七印。

在這裏的一匹白馬顯然是由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呼召二出來的，“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作者表述它的“聲音如雷”。接下來出現的就是“這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就是上帝親自為審判差來的，透過吩咐“你來”，再到作者的反應，原文“我觀看，看那！”這一命令方式，亦可解釋為“你來看！”，如此便是說明審判既有的事情，借著活物的聲音，約翰讓你我們知道產前四匹馬的是父神，審判的發出者上帝，執行審判者乃是耶穌基督。因此四至十六章都在將末日審判來臨前耶穌基督的審判，除了經文有一些其他內容有是預備性的、安慰性的、解釋性的和插曲之外，整個第二異像內容就是在講七印、七號和七碗之災的系列審判。在本段經文（1-2節）白色騎士的身份最令人爭議，學界認為：第一白色騎士是正派的角色，因為這與（十四 14）人子的頭戴金冠冕，手拿鐮刀，駕白雲而來；在（十九 11-12）中，祂也是頭戴許多的冠冕，騎白馬而來；因此有人認為這就是基督。但這裏並非在貓叔基督，為什麼？除了白馬的記號相同外，那其他的標誌與基督的完全不同，例如：前者武器是弓，後者是口出的劍；前者是頭戴桂冠，後者則是頭上有許多的冠冕。在啟示錄中我們的確看到基督是得勝的，但我們也看到了獸得勝的一面，但是暫時性的。白色在啟示錄中有正面的意義，但此處的白馬卻是與後面連續出場的三匹不同顏色並列的。因此我們不會將它與後面的分開來看，如果白色的騎士不是基督，那麼他就是敵基督者！

這段異像的背景仍本於撒加利亞書的背景（撒六 1-8）。因此，在這裏面我們從邏輯上清晰地瞭解到，將騎白馬這等同於基督的看法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此時揭開第一印的是人在天上，而騎白馬者已經出去征戰去了。而它所代表得有幾種：1) 羅馬皇帝，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第一世紀的百姓已經經歷了戰爭；2) 在戰爭中，特別是騎白馬者擅長使用弓箭，併入侵羅馬帝國孩子怕西亞恩帶來惡戰爭；3) 敵基督，因基督已經指明在末日來之前將有敵基督者出現，並迷惑選民；4) 另一種神話中的太陽神米斯拉斯，或是預言的羅馬神祇阿波羅，因為桂冠和弓正是它的特色。以上的這些粉絲都是從反派的角度來分析的。

如果從後面三個騎馬這的序列來看的話，第一印的情況與後面四印的災難就是一樣的，並非是耶穌基督。撒加利亞書（六 1-8）的背景中，四匹馬對於列國的刑罰，因此這樣的關聯就更加正是了騎白馬這的身份。因此，當時第一世紀的歷史背景，怕西亞人入侵羅馬帝國，白馬和弓，以及勝了又要勝的描述。都是給人帶來戰爭的聯想。雖然這裏描述“勝了又要勝”似乎是正面的角色，但是我們要清楚地知道，在後面的 11:7 和 13:7 節出現的獸，也同樣是“得勝之軍”。因為他們 hi 暫時的得勝。如此就不會讓我們誤以為是基督的得勝了。

啟示錄經常刻意以撒旦及其黨羽，以類似於神和基督的形象出現。這一點我們分辨出來就不會帶來認知上的混亂了，這也是使我們分辨啟示錄以啟示和象徵文學表達的關鍵之所在。因此我們對於騎白馬者的結論就是偽裝的“敵基督者”。它所象徵的是強大的軍事政權，是讓人誤以為公義的力量，但是祂被人帶來的結果就是生靈塗炭。如同今天是世界統治者一直都在給百姓畫大餅，來滿足人私欲的滿足，人人儀式順從情欲來期待這樣所謂夢想的實現，在淹了中卻不知道救過都是敗壞和滅亡的，溫水煮青蛙的模式死亡慢慢臨近。

思想——

如果我們對於現實世界遊人和的夢想期待，實際上我們已經接受了這些惡者的“美麗謊言”，當這樣的人在夢想中打拼的是手，你是無法叫醒他的，因為他正在夢想的路上，你是無法攔阻他前行實現他達到目的地的，這是非常實際的事情。我們身邊有太多這樣的人存在，這並非我們比他們高尚，而是我們透過真理明白了這世界的黑暗與人無目的前行，其中可矜誇的就是一聲歎息，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即使歎息中還是有一些驕傲和自益的東西在裏面的。我們禾場沒有經歷過呢！如果我們知道了基督徒的環境如何，這一切都是從上帝的旨意當中來的，我們如何抵擋這一切，就是在基督裏國聖潔的生活，持守教會的生活。

3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

4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二、第二印：紅馬騎士的異像 V3-4

騎白馬剛剛離開我麼的實現，羔羊解開了第二印。這一匹馬的特點是紅色的，以及騎紅馬者的騎士。騎紅馬者的象徵，我們可以從“又有大刀賜給她”來評估他，他在地上奪去太平，彼此相殺，此內容是戰亂的象徵。戰爭的擴大面與騎白馬者勝了又勝互相關聯的。更進一步的闡述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殘殺，暴力的凸顯。這樣的內容對於第一世紀的人有何認識呢？或者說對於當時的教會來說他們應該知道在說什麼呢？從西元前 27-西元後 14 年，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在在世卻是被稱為“羅馬的太平”這一文明於世。這樣的形式直到持續了四個世紀，從實際的歷史角度來的話，並非完全沒有動亂的。西元 43-61 年，羅馬兩度進攻英國鎮壓，結果造成傷亡慘重。就在西元 68 年，羅馬尼祿皇帝去世之後引起了四位君主競帝之爭。另一方面主後 70 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同樣帶來了屍橫遍野的場面。因此，這一異像，應該在歷史背景之下能夠得到一些共識，使人想起這些問題的存在，因此並不是陌生的。

這一面我們要問一個問題，這樣的異像是指之前的動亂嗎？當然不是，因此我們將在約翰的七印中，基本上會關係到在末日教訓中的彼此相互平行的一慣性。也就是，不單單是一個事件的問題，是多個事件，甚至是末日期間的整個教訓彼此平行的事件。例如：三卷福音書中“打仗和打仗的風聲”與“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的事（太 24:5-8；可 13:6-8；路 21:8-11）。這一些內容都是祂離世之後將要發生的，甚至有冒祂之名而來，以此內容蠱惑信眾“末了”近了耶穌馬上就要來了的心，使得神的百姓躁動不安，帶來虛假信心和復興。因為我們知道，不論是西元 70 年聖殿被毀，還是耶穌基督再來，耶穌清楚地表明這只是末世災難的啟動（生產之前的陣痛而已），並非是末了事件的終結。【對於末世、末日、未了的解釋】。

另一反面也是的我們想起耶穌在（太 10:24）“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這段內容與本段經文“奪去太平與大刀”是相互呼應的。因此，騎紅馬者所帶來的的是對於教會的壓迫，這與第五印息息相關，此印“聖徒呼籲神為他們伸冤”。作者向我們介紹羔羊能夠揭開七印的目的，就是安慰當時受到打壓的教會，以此強調羔羊已經勝過世界，並統治者世界的權柄。說明地上內有“太平”，人們彼此相殺出自上帝的旨意。

思想——

當我們聽到這樣的消息，知道了神的旨意是如此彰顯的時候。你是如何看待自己信仰的，是那些盼望地上太平盛世的“基督徒”所想的嗎？是哪些基督徒想要祈求今生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滿足的人想要的嗎？是那些時代論者傳講的逃離所謂“七年大災難之人需要的”。你現在所面對的是什麼？是明白耶穌基督一慣性的啟示，還是停留在之前錯誤的信仰認知當中？如果是這樣，我敢可肯定地說，你還不明白十字架的意義，甚至是跟隨主為的是什麼！也就無法持續性的看待信仰和所面對生活挑戰，祈求怎樣脫離災難不會臨到自己的頭上，這帝企鵝是主的提醒，但並非是我們抓住這一句不放，祈求挺不等於災難會避免。如果我們能夠認清主耶穌高手我們的米日災難豆漿漸進式地臨到這個世界，你就不會沒有緊迫感來對待自己的信仰，那是神必要成就的事情。

5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

6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

三、第三印;黑馬騎士的異像 V5-6

透過前面的內容我們瞭解到，第一印和第二印的立即性，帶來的是戰爭和動亂的生靈塗炭，【王下 6:24-25】此後，亞蘭王便哈達聚集他的全軍，上來圍困撒瑪利亞。於是撒瑪利亞被圍困，有饑荒，甚至一個驢頭值銀八十舍客勒、二升鴿子糞值銀五舍客勒。）。那麼，這與揭開第三印有何關係呢？在羔羊揭開第三印的時候就讓我們看到了“手拿天平的”的黑馬騎士。

在古代世界穀類的交易中多數以升或鬥為單位衡量體積，但是在物資缺乏饑荒來打的時候，就會以精確的天平來稱穀類的工具。因此，“手拿著天平”的看法就是等同於饑荒的來到，這在四活物中的發生可以知道一二“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而這聲音的指令是從聖父發出來的。因為四活物所傳達的審判資訊都是由坐在寶座的聖父發出來的。而這以審判內容帶來的資訊究竟是什麼？一個銀幣約等於當時的一個人一日工資（太 20:1-16），

而一升小麥大約可以製作出一個人一日所需的口糧，因此，“一個銀幣買一升小麥”的意思就是一個惡人在努力工作一天之後，只能夠養活他自己。若是他要養家糊口，就必須使用奴隸或者牲畜所使用的低劣大麥。此處的小麥價格大約是平常的 8-18 倍，是平日裏的五倍還要多。因此，讓我們明白了此處隱藏的秘密就是進入了饑荒的階段。“油和酒不可糟蹋。”“糟蹋”一詞原文的性、數、格是第二人稱單數，這個詞語是聖父直接像黑馬騎士發出的命令。“糟蹋”一詞可以翻譯成“傷害、欺負、欺壓，或行不義的事，”，這命令是黑馬騎士不要“糟蹋、傷害”油和酒。一般情況知之下，油和酒在當時是有錢人的物資，在第一世紀的教會中，特別是在饑荒中，教會多是窮人，而有錢人卻是毫髮無傷。因此，黑馬騎士借著這樣的不公義制度所造成的傷害就是教會和信徒。因此，第三印之災所帶來的並非不公義，這是在第一世紀羅馬皇帝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由和酒產生的經濟效益大過於種植穀類；此一現象造成的後果就是民院和動亂。羅馬皇帝豆米仙西元 92 詔令天下，“砍掉一半葡萄樹，改種穀物，不准栽種葡萄樹”。如果從這一資訊來看“油和酒不可糟蹋”這一禁令就顯得格外的對稱。在第三印中我們看到了這個禁令，但饑荒並非太長，但已經出現了，所任物價很高，但是生活必需品仍然可以買得到。這一有限制的方式來理解第三印，穀物卻人人有行有市，這一現象使我們在七印、七號、七碗，三個系列之災的的世界範圍看到了他的發展進度：從有限的 1/4（6:7-8），道範圍略增的 1/3（七號 8:6-12），再到完全不設防的 1/1（七碗 16:1-21）的過程，我們就不難理解祂先知的原因了。這是上帝遞進式審判的方式。

思想——

我們來向一下，今天的世界環境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的問題。如果越來越壞那我們就會明白上帝的旨意本是如此，如果越來越好，那說明我們還是不明白上珍自愛以此來審判世界，目的是為了提醒我們今日的光景如何持守真道領人歸主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看見和動力的話，我們需要向這位已經復活升天的主耶穌基督悔改，這悔改也是在祂恩典當中的回應，作者是神的心意，為要拯救我們脫離審判的方式，回到基督的恩典裏面，在地上見證祂榮耀他。